



王篤強

壹、前言：管窺之見

大陸社會工作高教教育在這些年間，快速擴張。截至 2014 年 4 月底，計有 298 個社會工作學士班，61 個社會工作碩士班（王思斌等，2014）。相較於 2000 年前後的 30 所上下，增長幾近 10 倍。面對這個現象，我們越是深入越是發現，要描述中國大陸社會工作高等教育的發展概況，並不容易。這些不容易，除了兩岸用語不同之外，有部份來自治學方法對本體的理解；有部份源自大陸本身變化實在太快。

前者與中國大陸到底指涉什麼那個部份有關。大陸幅員廣大、人口眾多，在發展上有些地區、組織、或制度早已進入現代並向後現代移動的同時，還有部份地區、組織、或制度正朝向現代努力。她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前現代、現代、後現代彼此之間犬牙交錯，充滿異質、流動和多元性的。不管是現象的實質、或是數量，我們很難武斷一刀切地泛論。後者則是對大陸快速變遷的感受；它不單發生在旅行

所見具體都市景觀、建築乃至地貌的改變，也發生在社會上各式各樣組織、制度與措施在不同脈絡下不斷快速的堆疊與翻新。而綜合這些，使得我們無論在實地走訪、觀察、體會、乃至對比、閱讀大陸社會工作高等教育發展相關文獻時，常常有感於大陸各種現象相當複雜，即便名義數量上的變化都不是那麼好掌握，更遑論各地相同名義下具體脈絡和實質內涵的瞭解。

自然，以上一對多、量對質、普同與殊異、固定與變化、名目與內涵等問題，不單單只是大陸研究所獨有，它對我們自身乃至其他地方或一般事物的理解上，理應都對此保持警醒。而這些警醒，對審慎瞭解大陸，避免流於皮相，我們以為尤其重要。然而，本文既囿於篇幅，又囿於想速寫勾勒大陸社會工作高等教育發展的意圖，如果要深入梳理前述內中曲折，絕非一蹴可及，只能暫且留於日後。因此，為了提供當前發展的鳥瞰，在時間軸上，請暫時容許以 1980 年代之後的恢復重建時

期作為主要的內容；在所指涉對象上，則參考中國社會工作協會在 2012 年會員調查資料（王思斌等，2014）為範圍，分就當前大陸社會工作高等教育發展過程、發展現況、發展特色、與未來機會與隱憂等項，提出個人參閱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與北京大學、香港理工大學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編《中國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王思斌等，2014）之後的整理和觀察。當然，這些觀察是筆者管窺之見。不夠周延、不夠充分之處，還請方家補正。

貳、當前大陸社會工作專業高等教育的發展過程

大陸社會工作高等教育源自 1920-1950 年代的民國時期，在 1950 年代高教院校調整時期隨著社會學、人口學等學科被取消而中斷。在 1980 年代以後，則為因應大陸改革開放，在社會學學科重建的基礎上展開社會工作的恢復重建（王思斌等，2014）。

所謂恢復重建，在用語上，王思斌（2014，轉引自王思斌等，2014）曾經特意指出，就社會工作來說主要不是恢復，而是偏重於「重建」。他強調社會工作高等教育不是在過去（筆者按，即民國時期燕京及其他教會大學）舊基礎上按照以往的式樣重建，而是要依據新的社會需要和可能，重新建設新的學科專業。在這裡所稱新的社會需要，指的是大陸伴隨市場化改革與社會轉型所帶來，包含下崗職工、失業者、兒童、老人、身障者、城市貧窮人

口、農用土地被徵收後所形成的失地農民、進城農民工等各種弱勢人口家庭及其子女生活照顧與權益保障等問題。他們在規模上趨近 2 億人口、在嚴重度上日益加深（李迎生等，2011），而這些需求和問題共同構成了催促政府部門發展社會工作教育的社會背景和基礎（王思斌等，2014）。

至於，針對恢復重建時期的細部分期上，王思斌（2004）、史柏年（2004）、乃至李迎生等（2010）各有三階段（如王、史二位的恢復重建、初步發展、快速發展）或二階段（恢復重建、快速發展）的不同說法，而後來史柏年（2014，轉引自王思斌等，2014）又在王思斌三階段說上加入四階段（在恢復重建之前，加上論證醞釀）。綜觀這些分期，主要區別在年代劃分的差異（如王、史二位）、和恢復重建與初步發展不易區分而統一歸併成前者（如李的觀點）兩個重點。在這個部份，依據本文的關心，如果從確立專業學科地位（1987 年民政部社會工作發展論證會，即通稱的「馬甸會議」）、成立教育專業組織（1994 年成立「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和當前得以快速擴張的依據（1999 年《面向 21 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畫》及 2006 年《建設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文件）等三個面向作為關鍵事件來觀察，近 30 年來大陸社會工作高等教育大致可以區分成下列三個階段。而這項分法，大致上近似史柏年（2004）早期的分法。這些階段是：

一、恢復重建階段（1987-1993）

在 1987 年馬甸會議確認社會工作專

業地位之前，費孝通（1999，轉引自王思斌，2014）在 1985 年底「社會學專業教改研討會（即廣州會議）」中，便曾發言要培養被西方稱作「社會工作」的「社會管理人才」。而在馬甸會議結束後的同年（1987）底，大陸國家教育委員會發布《普通高等學校社會科學本科專業目錄》，其中便以「社會工作與管理」名義，成為高等教育系統中的學科；而之所以這麼稱呼，王思斌（2014，轉引自王思斌，2014）認為它表明了學者們對於新學科發展的多元期盼及其綜合。對此，筆者以為這項源自費孝通理解下的命名，很有「社會需求行政管理」（張世雄，1996）的英式風格，並摻有大陸培養民政管理人才的要求。在 1988 年大陸教育委員會批准北京、中國人民、與吉林 3 所大學開始設立社會工作與管理本科專業之後的 1989 年，吉大開始延聘外國專家講授社會工作課程，而北大則在同年秋季班招收第一屆本科生與以此為方向的碩士生（王思斌，2004）。至此，大陸社會工作高等教育算是正式恢復了。到了 1994 年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設立社會工作與管理系，則是大陸第一個設立的系級專業教育的機構。在這段期間，大陸社會工作教育從無到有，開設社會工作專業或課程的院校不到 10 所，在學學生規模約有幾百人，是其起步的階段（史柏年，2004）。

二、初步發展階段（1994-1998）

1994 年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與亞太地區社會工作教育協會共同舉辦第二屆「華人社區社會工作教育發展研討會」，並

在會議中由 32 個（後經組織整併為 20 個）團體會員正式成立這個專業教育組織，負擔起規範大陸社會工作教育內涵的職能。此外，到了 1996 年底，大陸教育部教育委員會成立「高等學校社會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制定包含了社會工作概論、社會學概論、社會調查研究方法、社會心理學、個案工作、小組工作（即團體工作）、社區工作、社會行政（社會政策）、社會保障、社會福利思想等 10 門社會工作專業的主要課程。在日後，這些課程成為大陸社會工作專業重要的課程框架（王思斌等，2014）。而在這個階段（1998 年），大陸開設社會工作專業或課程的院校，大致增加到 30 多所（史柏年，2004）。

三、快速擴張階段（1999-至今）

這個階段分別由 2 個標誌文件，構成前後 2 個時期。首先是 1999 年大陸教育部發布《面向 21 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畫》，這項計畫提供了大陸高等教育擴大招生規模的依據（王思斌等，2014）。在這項計畫之下，史柏年（2004）描述，大陸原本以文科或綜合類高校為為了想保持招生優勢、或者是原本冷門專業院系想求生存發展或理工醫農院校想朝向綜合大學發展，都將目光投向新興的社會工作專業。這使得在這個階段中，大陸社工專業每年平均以增加 20-30 所院校的速度，快速擴展。對此，王思斌（2004）綜合整理出社會經濟變遷、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為疏解就業壓力及提高國民教育水準的教育產業化等三項理由，作為大陸社會工作專業高等教育

快速擴張主要動力來源的解釋。到了 2006 年大陸中共中央十六屆六中全會《建設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文件發表之後，更使這股趨勢獲得重要的動能。隨後 2008 年汶川地震後，社會工作者大力投入災後相關工作，也起了提高能見度的作用。結果在這個階段中期（2007 年底時），大陸社會工作本科的高校有 211 所，每年招收和畢業的學生在 1 萬名左右；到了 2014 年時，社會工作專業再向上攀升至 298 個學士班，61 個社會工作碩士班，學生總量超過 1 萬 5 千人。

參、大陸社會工作專業高等教育的發展現況

依據大陸社會工作教育協會 2012 年開始至 2014 年間，對其團體會員，即開辦社會工作專業並入會之大專、本科（學士班）、社會工作方向碩士（學術型學位，以社會工作為方向的哲學碩士，M.Phil，如社會學社會工作方向碩士）、與社會工作專業碩士（專業性學位，偏實務取向的社會工作碩士，MSW）所做的調查（發出 296 份、回收 246 份、有效問卷 244 份，回收率 99.2%），以下對王思斌等人（2014）的報告，扼要摘記如下：

一、基本趨勢與分布

（一）基本趨勢

社會工作專業高等教育中以本科（學士）教育為主體，在受調查的 244 個大學

資料中，開辦學士班的有 210 所，占 86.4%。社會工作專業碩士及社會工作方向碩士教育次之。具體說，大陸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自 2009 年授權，2010 年正式招收社會工作專業碩士學生開始，截至 2014 年止，計分 4 批，共授權 61 所大學開辦社工專業碩士。其中，社工方向碩士資料不清。不過，在調查中，有 57 所大學開辦專業社工專業碩士班（占 23.5%）；38 所開辦社工方向碩士（占 15.6%）。至於，開辦大專（含高等職業、高等專科）學位的單位計有 51 所，占 21%。

以上，學校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大陸東部地區，數量計有 129 所（占 52.9%），中部次之（74 所，30.3%）、西部又次之（41 所，16.8%）。若依行政區而言，由高至低排列，前 10 名依次是北京、江蘇、廣東分別各有 20 所（8.2%）、山東、河南分別各有 18 所（占 7.4%）、湖北 14 所（5.7%）、上海 13 所（5.3%）、黑龍江、四川分別各有 10 所（4.1%）、浙江 9 所（3.7%）。後 5 名是，海南、新疆分別各有 1 所（0.4%）、青海、山西、天津各 2 所（0.8）。他們的比較大致上與經濟社會發展狀況有關。

開設社會工作專業的學校類型與時間上，在恢復重建與初步發展階段，大致以 985、211 學校為主（約有 22.6%）；到了快速擴張前期（1999-2005）擴張主力轉向地方重點高校（有 85.4% 的這類型學校在這個階段開辦社工）；至於在快速擴張後期（2006 至今）則由師範升格成普通高校的地方一般高校（約 46%）、與 985 和 211 學校（約 30%）投入開辦社工專業的行列。

二、招生狀況

從 1988 年開始至 2012 年間，大陸社工專業高校的招生總量在恢復重建期，介於 117-174 人之間。在初步發展期，介於 323-582 人之間。但到了快速擴張前期（1999-2006）開始突破 1000 人，隨後逐年以 1561、2951、4588、6523、7673、8602 人的總量快速擴張。自 2006 年進入快速擴張後期之後，則從 8381、9561、10302、10631、12049、13268，到 2012 年達到 15398 人的規模（王思斌等，2014）。

以上從增加幅度的比例上來看，的確增幅很快；但從總量觀察，則距離為落實 2006 年《建設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而來，無論是 2010 年《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 年）》所提「到 2015 年社會工作人才總量達到 200 萬，2020 年社會工作人才總量達到 300 萬」的發展目標；或 2012 年《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中長期規劃（2011-2020 年）》「到 2015 年，我國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總量將增加到 50 萬人，到 2020 年，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總量將增加到 145 萬人」的期待而言，即使不排除被納入其中、幾近半數的心理諮商人員，都還有相當大的空間。

三、師資狀況

大陸社會工作教師培養，除不斷向外訪學、晚近留學返陸師資外，大致向香港與臺灣同行借鑑較多。前者直接培育相關博士的有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與大陸高校合作的有香港理工與北京大學的社

會工作專業碩士、合作培養相關管理和實務人才的有香港大學與復旦大學、香港理工與華東大學，香港城市大學與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等（王思斌等，2014）。

至於，臺灣許多學校的老師或私人或正式訪問，提供大陸社會工作教育同行師資、乃至課程、教材的意見。目前亦有少數任教於大陸高校。其中，在 2001 年前後，由亞洲基督教聯合董事會暨東海大學與南京師範大學、愛德基金會合作辦理社會工作師資培訓班（王思斌等，2014；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自我評鑑報告，2009），影響至今。晚近，自 2011 年起，臺灣開始招收來自大陸攻讀社會工作博士學位的大陸學生，其人數依筆者 2015 年非正式統計，依各校設立博班時間順序說明如右：東海大學 7 人、暨南大學 3 人、臺灣大學 1 人、政治大學 3 人，以及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博士班 1 人。這些博生們在未來都將會是可觀的社會工作專業師資儲備。

目前大陸社工教師依據前述調查，總數約在 3590 人，專任 2443 人（占 68.1%）、兼任 1147 人（占 31.9%）。各系教師成員數，在 10 以下者最多，占 51.2%（以地方一般高校為主，約占七成）、在 10-14 人次之，占 34.4%（以 985 與 211 高校較多，大致在四成多）、而 15 人以上者最少，占 14.3%（其中 985 與 211 高校占二成，這些學校又集中於大陸西部）。他們在年齡上相對年輕，以 36-50 歲之間最多（1195 人，占 47.5%）、35 歲以下者次之（1106 人，43.9%）、50 歲以上者較少（217 人，8.6%）。

在職級上依序是講師（1140人，44.6%）、副教授（809人，31.7%）、教授（406人，15.9%）、助教（1109人，7.8%）。必須一提的是，大陸高校延用過去舊制，沒有助理教授一級，新取得博士學位者以講師任職。

這些老師的學位，以具有碩士者最多（1292人，48.7%）、博士次之（1109人，41.8%）、學士最少（234人，8.8%）。至於學位種類上，依據目前資料，有1696人（65.5%）擁有社會工作、社會學、心理學等相關背景；其他有424人（16.4%）來自管理、經濟與政治學領域，出身文史哲者則有348人（13.4%）。但嚴格講，真正屬於社會工作背景出身者，數量甚少。即便退而求其次，以具有社會工作相關背景教師占所有教師的比例計算，在大陸目前調查的244所高校中，有60%左右的學校不到一半；有將近25%的學校，不到四分之一。這些具有相關背景的教師大致集中在985與211重點高校和地方重點高校中；前者，相關背景占總教師比超過一半以上者有42.6%，超過四分之三者有16.7%；後者，超過一半則在45.6%。

四、教學與研究

當代大陸社會工作專業發展初期，受到民政系統希望培育專業化民政工作人才期待所推促，因此對比借鑑香港所帶來的國際社會工作專業課程，形成另種以培養具有中國特色社會工作人才的思路。對此，王思斌（1990，轉引自王思斌，2013）主張大陸在參酌國際社會工作教育經驗之

餘，也要立足國情和現實社會需要。而這些大致反應在1997年所公告的10門主幹課程（見前揭內容），到了2011年這些課程名稱與順序小幅調整如下：「社會工作概論」、「社會學概論」、「社會心理學」、「個案社會工作」、「小組（即團體）社會工作」、「社區社會工作」、「社會工作行政」、「社會政策概論」、「社會保障概論」，其中「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取代原來的「社會福利思想」。

目前約有82.4%的大陸高校可以在前述10門主幹課程之外還多開設屬於自身特色的專業課程；有15.5%的學校則可以滿足大陸教育部規定的專業課程。但具體課程內容及水準可能參差不齊（王思斌等，2014）。此外，在硬體上，則有84.1%的學校擁有社會工作教學實驗室，其面積大小的中位數在140平方公尺（約近42.35坪）。

至於，社會工作專業教師研究能量上，985與211類大陸重點高校，在取得計畫數量、論文發表數量、與核心刊物論文數量要高於地方重點高校與地方一般高校；他們在論文發表、核心期刊發表量上，近五年平均值分別為68.7篇（年約14篇）、38.3篇（年約8篇）；至於地方重點高校一般論文52.36篇（年約10.4篇）、核心期刊論文20.7篇（年約4篇）；最後在地方一般高校部份，一般論文28.1篇（年約5.6篇）、核心期刊論文8篇（年約1.6篇）。以上統計是以校為單位計算而來的，如果一個學校社會工作專業教師以10人計，則社會工作教師發表論文數量並不多

(王思斌等, 2014)。

五、實習教育

實習是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的重要組成。依據該調查,在實習形式上,採用短到2-3個月,長到6個月的「集中實習」的學校占15.8%;採用學期中以每週1到2天進行「同步實習」的學校占3%;而兼採二者的學校最多,占78.6%。在實習時數上,符合國際社會工作專業最低800小時(及以上)要求的學校超過一半,有52.7%;其他低於400小時的學校則有13.6%、介於400-599小時之間的14.4%、在600-799小時之間的占19.3%。在督導老師安排上,雖然從調查資料中不清楚督導資格要件,在形式上,92.6%有學校督導、85.3%有機構督導。

至於,最重要的實習基地(即實習機構、社區、方案計畫等)部份,接受調查學校實習機構的平均數11.48,最大值56、最小值1。若依東部、中部、西部地區劃分,他們平均實習機構分別是13.8、8.9、9.2個。其中,985與211類學校平均都有13個實習。地方重點高校次之(12個),地方一般高校則不到10個。

學生選擇實習單位的類型,依序是社會福利或服務機構、社區居民委員會、政府部門、社會團體、學校醫院新聞媒體、草根組織、企業、基金會。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受調查學校有100所(42.9%)自辦社會服務機構,他們主要集中在地方重點高校(47.7%)、985與211類學校次之(40.8%)。

六、學生就業

在整體上,學生畢業後有31.5%進入企業、有18.2%在非政府組織及社會團體工作、有12.1%升學讀研究所、有9.4%進入事業單位(這是大陸特有設計,指國家為社會公益,由國家機關舉辦、或者其他組織利用國有資產舉辦,從事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活動的社會服務組織)、17.6%其他、8.0%進入政府部門。

若依區域來說,東部地區學生更傾向前往企業工作(占37.1%),這從地區經濟發達企業薪資較具誘因可以解釋。而西部地區學生則前往政府部門服務為多,比例接近14.0%,這是東部、中部學生的2倍,這個現象與大陸開發大西部,鼓勵並吸引留住人才政策有關。至於,留在社會團體和非政府組織工作學生,東、中、西部比例為17.7%、16.4%、和14.7%,大致反應各地區社會服務機構擴張的態勢。

而從學校類型來分,大陸985與211高校,考研、進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工作的學生比例要高於其他2類學校。地方一般高校進入在非政府組織與社會團體服務比例最高,接近20.8%,相對的他們進入政府部門、事業單位服務,和繼續考研究所的比例最低。

最後,學用合一與否是我們的關心,在大陸稱就業對口。在這份調查中,學用情況不是由畢業學生提供,而是由教師依完全對口、基本對口、基本不對口三項填寫比例。結果,它們的平均值分別是24.6%、29.2%、與49.5%。如果依學校類

型細看，基本對口比例平均值從高到低依序是 985 與 211 高校（38.3%）、地方重點高校（29.3%）、地方一般高校（24.1%）排列。如果改由學校所在核心城市、省級副省級城市、一般城市區分的話，基本對口比例也與前述排列一致。

肆、大陸社會工作專業高等教育的發展特色

大陸社會工作專業高等教育的發展特色，歸納當前大陸學者們的關心方向，大致上可以區分成發生學的、教育體系描述的、以及學生職業致用的三大說法，我們圖示並扼要說明如下：

一、社工專業教育發生學的特色

主要關心大陸社會工作專業高等教育如何被政治、經濟、社會、乃至境內外多種力量所共同催促產生。持此論者，大致站在前文曾經言及王思斌（2004）三大動因的基礎上展開立論。更仔細的說，王思斌指出大陸社工專業教育是經濟增長與社會公平、教育與教育產業發展、政府主導與非營利組織孱弱、專業與非專業取向的「非均衡作用」的結果。而他的學生熊躍根（2005，轉引自王思斌等，2014）則從非均衡作用的「區域化」展開分析，並進一步提出經濟發展與社會工作專教育發展關係緊密的結論。在他們師生之後，李迎生、韓文瑞、黃建忠（2011）等人則綜合國家大力支持、發展迅猛、注重借鑑西方港臺經驗等特色後，提出「外延式擴張」

的論點，論稱大陸社工專業教育無論在規模、數量、基本框架、培養體系、師資隊伍、教材體系、內容建設、實習基地、學生能力體系、高校自我特色等項目，都在內涵發展未臻完備的情形下高速擴張。據此，我們用『多元非均衡發展』、『經濟發展結果』、和『外延式擴張』來總括大陸社工專業高等教育發生學的特色。

二、社工專業教育體系描述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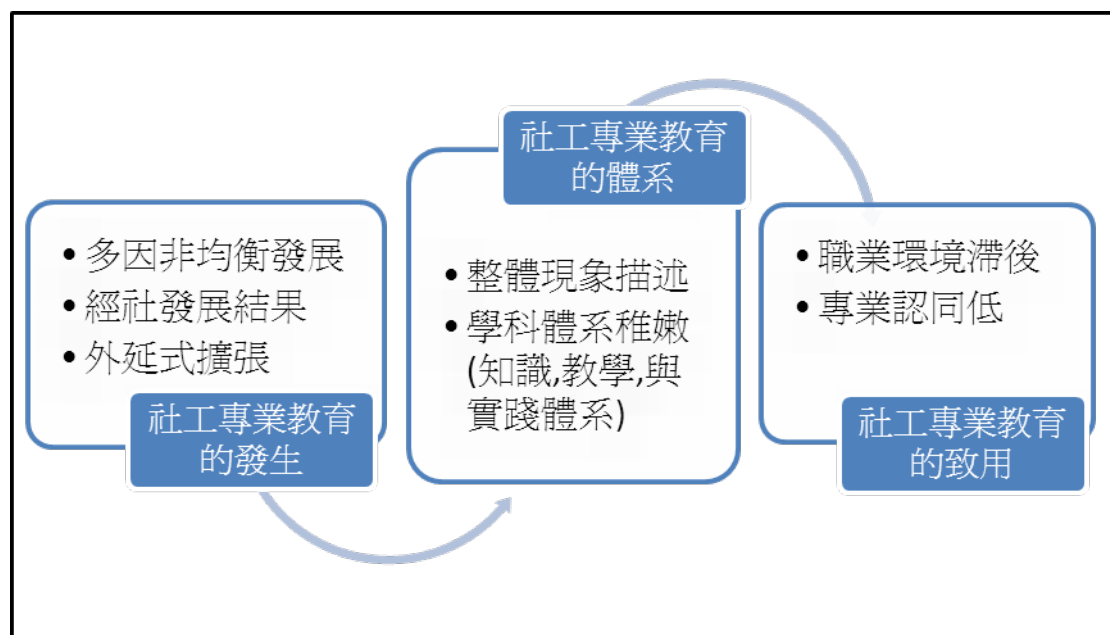
前述發生學式的特色，主要說明大陸社工專業高等教育到底怎麼來的問題。而接下來，對於社工專業作為高等教育、或作為學科的特色，還有很大一批學者從反思的角度提出他們的觀察。在這個部份之中，史柏年（2004）傳神的用「後生快發、教育先行、師資滯後、拿來即用」16 個字，提出他對於社工專業教育整體描述性的看法。事實上，較早期的袁方（1997，轉引自王思斌等，2014）就曾經從社工專業師資少、素質不高、教材缺乏等項，提出學科體系尚未形成的觀點。後進者們針對這個部分，也不斷的自我省察，以圖改善。例如，在知識體系上就有張洪英（2007，轉引自王思斌等，2014）提出社會工作本土化關係模式的訴求，而周利敏（2010）更從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論點試圖提出既兼融在地又借鑑西方完善社工知識體系的觀點。中華女子學院的劉夢（2001，轉引自王思斌等，2014）則從重教育輕實務、重思考輕研究、缺乏基本概念討論等項指出社工教育研究不足、她與她的同事王穎與矯揚則更進一步從性別的

角度提出專業教育重男輕女的觀察。此外，王正中、楊柳、姜振華……等多位則從專業化與職業化（指社會工作職業行為標準化、規範化、與制度化等）論析工作職位缺乏、實習場域不足、有效督導職培訓不夠等項（王思斌等，2014）。對此，我們用『整體現象描述』下的『學科體系稚嫩』來說明大陸社工專業教育體系概況。

三、社工專業教育職業致用的特色

社會工作有別於其他學科，有很大程度上在於他的致用精神。在這個部份涉及了致用除了考量供給面（專業教育）之外，還包括需求面（實際的就業機會）。在這個部份，潘屹（2013，轉引自王思斌等，2014）說明當前大陸社會專業社會工作者很有

用，街道社區工作者渴望成為社會工作者，但社工專業畢業生流失率高情形之後，提出「社工崗位不明確、社會工作者在崗位上難以發揮作用、社會工作機構資金運作困難難以獨立、社會工作者待遇低、社會工作者缺乏合理職稱評定考核體系和發展方向、社會工作者工作強度大升遷空間交流培訓機會小、社工專業畢業生職業素養與用人機關係有衝突或待調適」等就業的問題和現象，來學用落差、教育與就業分離的情形。另外，陳清丹、史柏年、慈勤英等人則從專業認同的側面，來說明大陸社會工作專教育中『職業環境滯後』下『專業認同低』的特色（王思斌等，2014）。



圖：大陸社會工作專業高等教育發展特色

以上三種大陸學者們的討論方向及內容，大致可以統攝大陸社會工作專業高等教育在當代發展過程中的特色。而來自香港的加拿大學者曾家達與許認（2013）則從中西比較的角度，在〈中國社會工作的回顧與展望〉一文中提出「政府推動高校配合、引介知識和經驗但本土理論滯後、實務與實務系統開發薄弱」等說法。境內外觀點大致相去不遠。

伍、代結論：大陸社會工作專業高等教育的隱憂與機會

在前文中，我們從恢復重建、初步發展、與快速擴張三個階段，描述了當前大陸社會工作高等教育發展的過程，大致勾勒了國家力量在相關進程中的作用。然後，透過學校、學生、師資數量、教師研究與教學、實習教育、和學生就業等項，說明當前急速擴張的現況，指出大陸社會工作專業深深依賴國家力量、但學科體系相對發展稚嫩、和致用環境無法匹配形成學用落差的特殊性。面對以上，是隱憂抑或是機會，就在一念之間。

例如，以「社會工作是什麼」所引發的本土化爭論來說，在 80 年代後期大陸同行密集接觸港臺甚或世界各地社會工作，歷經從無到有的新奇、乃至香港後現代社會工作洗禮後，逐步開啓了省思社會工作本土化的議題。這種反思，就社會工作乃至社會科學的致用本質而言，一點都不令人意外。臺灣社會科學界在 1980 年代前後也有類似的反省（詳見楊國樞、文崇一主

編（1982）的《社會與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至於社會工作界，筆者陋見，目前大抵出自個別文章，完整而系統性的專書論著，還未見到。當然，本土化、國際化的提問，既是反思的也是反身的。但在本質上，更是話語權的爭奪，強調本地特色的深層正是面對操控的抵抗。而 Ferguson（2005，轉引自辛偉泉，2013）稱「本土化不是線性引進和適應的過程，它是帶有強烈政治性的、代表內生與外來行動者們在場域裡爭奪話語權並取得利益的過程」，則很可以作為大陸社會工作界應對香港所代表的國際社會工作的註腳。當然，發展自主特色無可厚非；但在運用上，必須慎防一旦過度強調，被政治菁英用來推拖掩飾政府責任甚或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的弊病（辛偉泉，2013）。

對此，筆者以為與其陷入本土化（土法煉鋼）、國際化（唯洋是尚）各執一端，不如採取「不『迷信』，但也不『迷不信』」實事求是運用實踐智慧（practical wisdom）的立場，善用後發優勢面對各種社會現象與社會問題，能解決問題才是正辦。至於完善社會工作學科理論及實踐體系的部份，析辯指明社會工作性質與規範的「社會工作的理論（theory of social work）」與採借各方所形成「為社會工作所用的理論（theory for social work）」二者區別（王篤強，1997），逐步嘗試自本體論、知識論、方法論、乃至行動論上，清理、思索、建構華人社會工作理論與實踐體系，長遠來看將會是在各種新興乃至舊有專業社群彼

此職能切割和爭奪生存領域過程中，要能立足和發展所無法避免的。而這些必須有意識地以相關研究累積作為基礎外，也正是發展和完善自身社會工作特色的重要契機。

此外，再就「社會工作專業高等教育」所置身的大陸生態而言，當今高等教育體系被鑲嵌在生產體系之中，與國家政府部門所構成的產、官、學，鼎足而三。他們在發展速度上，彼此相互依恃。然而，在大陸我們看到前述三者不均衡的發展。這種由國家投入大量資源並主導的社會工作專業教育，除了在供給端引出專業教師、教材缺乏、教師不具實務經驗等現象外，也引出需求端與服務使用者密切相關的社會服務機構缺乏，學生學用落差大、專業承諾不足的憂慮。針對這個現象，目前大陸大學社工教師在政府各種誘因和激勵之下投身或成立社會服務機構之中，一方面提供學生從事實習教育機會，再方面也於在地形成輸送社會服務的單位。

往好處看，這是一舉數得的設計。例如國家在其中得以貫徹和諧社會及維持穩定的意志，服務使用者可以得到滿足社會需求的機會，學生得到完整社工教育和日後就業的可能性，教師與大學從中獲得各式包含教學、研究、服務在內的有形無形利益的場域等等。然而往壞處講，其中各造關係多重、利益複雜，不消說國家之於大學精神所帶來的可能傷害；即便學生之於老師之間所形成的既是師/生又是主/雇的雙（多）重關係，乃至與服務使用者間的問責或權益保障種種，無論在教育倫理

或社會工作倫理上都有許多可以深究的地方。不可否認的，這恐怕是大陸現有社工生態條件下不得不的安排。或許教師投身實務場域可以因此獲得各種增進社會工作實務能力（如個案、團體、社區、督導管理、組織經營、政策規劃、乃至研究創新……等）的機會，長年累積之後，它的效果不容各方小覷；但是上述這些可能性往往是有代價的，它們必須與教師一旦下海、市場邏輯涉入各造，無法適度抽離自身利益，對社會工作專業發展所可能帶來的傷害相權衡。二者得失，目前似乎並不明朗，如果不加規範，悲觀地說很有可能未蒙其利，反受其害。

最後，在「社會工作服務品質和效果」議題上，目前大陸有「職業化」與「專業化」的討論。前者「職業化」涉及社會工作作為正式職業，在相關資格認定、證照取得、職位設置、職務升遷、薪資待遇、績效考核、乃至教育訓練的正式規範。而後者「專業化」指的是社會工作者必須受過相當的養成教育，擁有特定的知識、價值、與技巧；他們有別於目前沒有受過社工專業訓練，但已經在政府部門或事業單位從事困難人口和職工救助的、帶有行政意味的「實際社會工作人員」。為此，除了在高等教育體系培養專業社會工作人員之外，還要對占了很大一部份的「實際社會工作人員」提供專業教育與訓練。事實上，在當前大陸社會工作的發展，職業化須要專業化，才能體現社會工作的精神；而專業化更須要職業化，才能形成穩定的職業保障。不過，職業化與專業化同樣的也只

是發展過程之一，不能依不同領域不同機構進行務實的安排，過度執迷於皮相，忽略社會工作倫理、提升服務品質與效果，最後的發展將恰恰走向職業與專業的異化。

爲了要確保前述，質也好量也罷抑或是其他，不管運用那一種研究典範，透過證據爲本（evidence-based）的社會工作，善用實務研究，強調責信（accountability）將會是馬上遇到的挑戰。目前大陸社會工作專業在納入社會治理手段後受到高度重視而高速發展，它的方法、功能、品質與效果，不管透過「三社聯動（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甚或「四社聯動（前述之外再加上社區志願服務者）」在月暈效用（hallo-effect）底下受到放大。綜覽「中國期刊論文數據庫」的印象，雖然學校、災害、矯正、醫務、民族、農村等領域論文較多；但相應於大陸特有的，如農民工

家庭、留守兒童、打工子弟、上訪請願、……等等服務對象具體實務處遇方法、督導、以及介入效果的研究相對偏少；而倡議或論述性質的論文居多。這些現象會是大陸高等教育社工同行，未雨綢繆的地方。

綜合以上現有報告的摘述與筆者自身參與的有限觀察，儘管還不完備，但隱憂和機會很適合用來作爲大陸社會工作專業高等教育發展概況不算結語的結語。而透過這些內容的梳理，以人爲鏡、以史爲鑑，並用來反思臺灣社會工作高等教育的發展，或許時空不同、所面臨的議題有別，但仔細深思，意味深長。值得我們日後更進一步比較研究和觀察。

（本文作者爲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關鍵詞：大陸社會工作專業、大陸社會工作高等教育、大陸社會工作教育發展

📖 參考文獻

- 王思斌、阮曾媛琪、與史柏年主編（2014）。中國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王思斌（2004）。非協調轉型背景下中國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24-29。
- 王思斌（2013）。社會工作本土化之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王篤強（1997）。社會工作「規範理論」芻議：一項以分配性公正概念爲核心的建構。海峽兩岸及香港地區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本土化：理念與實踐研討會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臺灣社會學社、與亞太社會工作協會。1997年4月23-25日。
- 史柏年（2004）。新世紀：中國社會社會工作教育面對的選擇。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30-35。

- 史柏年(2006)。體制因素與專業認同：兼談社會工作職業化策略。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6-11。
- 辛偉泉(2013)。中國性的重塑：國際論述中的中國社會工作。在曾家達、妙仲、高鑒國、與辛偉泉主編《中國社會工作的發展：加拿大華人學者的回顧》。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49-67。
- 李迎生、韓文瑞、與黃建忠(2011)。中國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社會科學，(5)，82-90。
-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2009)。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自我評鑑報告。臺中：東海大學。
- 周利敏(2010)。全球地域化視域中中國內地與西方社會工作教育互動關係研究。內蒙古社會科學，(6)，110-114。
- 曾家達、許認(2013)。中國社會工作的回顧與展望，在曾家達、妙仲、高鑒國、與辛偉泉主編(2013)《中國社會工作的發展：加拿大華人學者的回顧》。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3-19。
- 張世雄(1996)。社會福利的理念與社會安全制度。臺北：唐山。
- 楊國樞、文崇一主編(1982)。序言。在楊國樞與文崇一主編《社會與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i-vii。